

家有病妻,他钻研医学书,跑了六家大医院,还结交一帮女病友 如此怜妻丈夫,叫人如何不羡慕

A

确诊那天 她不知道,我一晚没睡

何女士和老公同年66岁,皮肤白皙,头发乌黑,说话声音轻柔,看起来年轻很多。倒是身边的老公,因为头发花白,像是比她要年长几岁。

“当时知道自己是乳腺癌,特别悲观,脑子都乱了。”面对钱报记者的采访,何女士又回忆起了当年那种恐慌的心情。

“在选择全切还是保乳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课。她都木了,哪里还会思考。”郝先生笑着在一旁插嘴道。

在确诊为乳腺癌两年前,何女士就发现自己右侧乳房上有一个米粒大小的凸起,最初她没在意,后来感觉慢慢在长大。1996年,单位体检,显示乳房有问题。

“后来去做了B超、冷冻切片,确诊是乳腺癌。”何女士回忆,结果出来时,刚好是1997年春节,“心情很沉重,我当时才40多岁,我们孩子生得晚,还在读幼儿园,那么小。”

何女士越想越糟糕:癌症治疗要花很多钱,工资又不高,一治病,可能工作也没办法做了,等于一个人的收入也没了。

“她不知道,我那天,一个晚上都没睡着。”郝先生内心的压力不比老婆小,“但我不能让她知道,事情来了,我得替她扛着。”

虽然听医生说能“保乳”,但面对恶性肿瘤,面对生与死的考验,郝先生说自己当时其实十分茫然。“我后来决定在这场‘抗癌’战争中,彻底做个小学生。”

他找到了两本生理学的书籍,上下两册,“我想了解乳房里的结构,这些结构对体会起什么帮助,失去它们又会怎么样,切了之后,是哪些功能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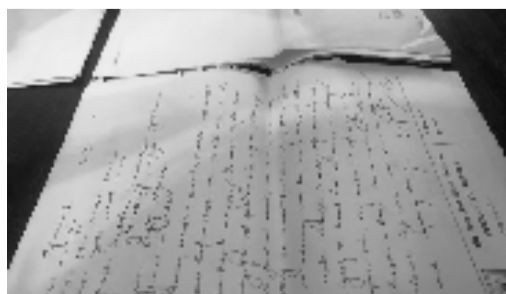
厚厚的两本医学书,郝先生看得一知半解,“看不懂的,我就去问。我把这些问题都记下来,跑了六家大医院,挂专家号,挨个咨询。”

得知西湖边有一个乳腺癌患者的康复组织,他瞒着老婆,独自定期会去参加组织活动。“和她们交朋友一样慢慢聊家常,我想了解清楚,乳房切除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5点多起床,坐公交车过去。”

参加了几次活动后,郝先生觉得如果乳房全切,老婆肯定接受不了。“人的形体会发生变化,有些是肩膀一边高一边低,有些是背部半边弯起来。她是一位特别爱美的人,平时穿衣都会注重搭配,又学过跳舞,尤其注重自己的形体。如果她变成这样,即使以后治好了,她每天照镜子也会受不了,我对她再好也没有用。”

在下定决定之前,郝先生和医生谈了三次话,手术后果、手术方案,他都问得清清楚楚。

“我决定试试这个保乳新方法,如果成了就成了,真有什么意外,不管她变成什么样,我都会伺候她一辈子。”说到这里,郝先生扭头看向老婆,“咱们之间不说什么爱不爱,我当时就想,选择了她,就要对她负责。”



23年前的病历

本报记者 吴朝香 通讯员 王家铃 李文芳

早上4点多,66岁的郝先生起床,开始准备当天的早餐:用桂圆红枣红豆核桃莲子血糯米熬制八宝粥、再蒸上玉米和马铃薯、最后再煮两个白水煮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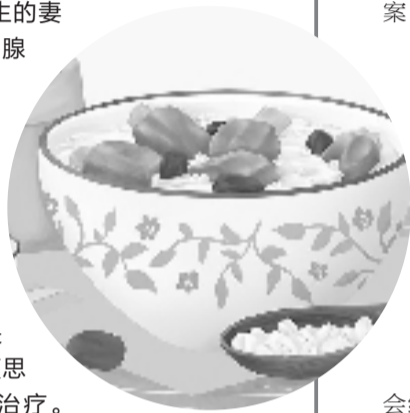
早起,为妻子准备一日三餐,这是20多年来,郝先生的日常。“她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都是我负责。”

23年前,郝先生的妻子何女士被确诊乳腺癌。

“那个时候,对乳腺癌的治疗,基本是选择手术全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乳腺中心主任医师宋向阳说,但是郝先生夫妻,在反复思考后,选择了保乳治疗。

何女士也成为浙江省较早一批接受保乳手术的患者。

前段时间,何女士拿着当年的病例找到宋向阳,既想表示感谢,又想再做做复查。“手术几年后,我很庆幸,当初医生给我们的保乳建议,特别是我老公的支持,不然,我现在不会是这个样子。”



老婆生病后,家里一日三餐都是郝先生精心准备。“我喜欢吃一些咸菜、腌制品,他都不让我吃了。”何女士说。

“我一定要管好她的营养啊。”郝先生从那时起又开始学营养学知识。

时至今日,郝先生依旧是家里的“大厨师”,前几天,何女士中午要出去,他一大早起来,切肉丝茭白黑木耳豆腐干、鸡蛋番茄,“她前一天说想吃炒饭,我就准备做个什锦炒饭,让她做午饭带走。现做的新鲜。”

最初,妻子在家休养时,郝先生包揽所有的家务,“后来我发现这样一来,她情绪更不好,总觉得自己成废人了。我就把扫地、洗碗这些事交给她,让她觉得自己的存在对这个家庭很重要。”

如今,23年过去了,女儿已经长大、工作,在老公的陪伴下,何女士度过了最难的那两年,她的身体并无出现异样,生活平淡而幸福,“得病的时候,想的都是最坏的结果。我现在很庆幸,他帮我做的这个选择,如果当初真的把乳房切掉了,我真的会接受不了,即使治疗好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出来。”

“当初医生给我们的那个保乳方案,拯救了我的家。我们的尝试成功了。”郝先生在一旁感叹。

B

她情绪低落 我给她讲了很多故事

何女士的手术很成功。后续治疗一步步跟上。这其中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手术后,她去另外一家医院复查,医生看她是保留乳房的方案,觉得风险太大。

“也有一些认识的医生朋友包括亲戚说我们这样做不妥。”郝先生的想法是:我做完功课,做了这个选择,我们就不后悔,“相信主刀医生。”

何女士的治疗周期持续了两个月,她住院的时候,郝先生每天早上6点出门,从家到医院四五公里的路程,他骑车15分钟就能骑到。“我骑得很快,去给她送早餐,然后回家管女儿。”

妻子住院期间,郝先生四处参加省抗癌协会组织的讲座,“讲如何护理病人的,我边听边做笔记。工作人员后来都认识我了,还送了我两本书。”

治疗结束后的那一年,何女士的情绪并不好。“我老是觉得自己没治好,想着可能是自己病情很严重了,才把乳房留下来,没有切。当时思想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郝先生自然察觉到了妻子的异常,“我天天花很多时间和她聊天。她生病前很活泼,生完病休息在家,本来接触人就不多,又因为生病,更不愿和人说话。就只能我多陪她。”

郝先生的聊天包括讲故事:他讲西游记,说唐僧取经也经历了很多磨难,你生病不全是坏事,这是生活在磨练我们的意志;他看到女儿的阅读报上有一个从不同窗户看到不同风景的小哲理故事,也拿来细细说给老婆听。

何女士总是反复说:女儿还小,我走了,女儿怎么办?家怎么办?郝先生一遍遍对她说:你放心,你走不了。

C

那个方案 拯救了我的家